

馮玉祥與西北軍(八)

王禹廷

——西北軍事史話之八

西北軍名稱的奠定

張家口係察哈爾的首府，乃是塞外重鎮。馮玉祥任邊防督辦，即將督辦公署設在那裏，據地自雄。

在首都革命以前，馮玉祥所部陸軍第十一師，原有兩個普通旅，三個混成旅，另三個獨立團。首都革命後，隨着戰事的進展，收降了吳佩孚所屬直軍的若干部隊，乃將原有各旅，一律擴編成師，各獨立團擴編為獨立旅。十三年十二月，張家口發生兵變，察哈爾都統張錫元辭職，北京政府於十八日令派張之江繼任察哈爾都統。十四年一月四日，馮玉祥出任西北邊防督辦，綏遠都統馬福祥調任西北邊防會辦(副督辦)，李鳴鐘繼任綏遠都統。至是，察、綏地區(按，當時熱河、察哈爾、綏遠尚未設省，均稱為特別區。)均劃入國民軍的駐防範圍。原來駐紮察、綏一帶的軍隊，如中央第四混成旅、察哈爾第一混成旅、騎兵第一、二旅、補充團。綏遠第一混成旅、

中央第五混成旅、第一、二混成團、補充團、獨立補充第一、二營等部隊。均由西北邊防督辦統一改編，完全納入國民一軍的建制之下。并成立軍官幹部學校(以後改為西北軍官學校)，先設於北京南苑，後移張家口，招收知識青年，培養基層幹部。西北軍之名，從此為人所習稱，而成爲歷史上的名號。至十四年夏秋間，全部改編完成，其兵力番號如下：

第一師師長鹿鍾麟(京畿警備總司令)。

第一旅旅長韓復榘。

第二旅旅長過之綱。

警衛第一旅旅長劉汝明。

警衛第二旅旅長門致中。

第二師師長劉郁芬(代理甘肅軍務督辦)。

第三旅旅長孫良誠。

第四旅旅長張維墨。

第三師師長鄧金聲。

第五旅旅長宋慶林。

第六旅旅長李西峯。

第四師師長宋哲元。

第二十一旅旅長佟麟閣。

第二十二旅旅長陳毓耀。

第五師師長張之江(察哈爾都統)。

中央第四混成旅旅長宋珍。

暫編第五混成旅旅長劉玉山。

中央第七混成旅旅長葛金章。

騎兵第一旅旅長張之江(兼)。

騎兵第二旅旅長王鎮淮。

騎兵教導團團長王鎮淮(兼)。

察哈爾第一混成旅旅長魏福陞。

第六師師長李鳴鐘(綏遠都統)。

中央第五混成旅旅長馬鴻逵。

中央第八混成旅旅長石友三。

暫編第四混成旅旅長石敬亭。

衛隊旅旅長馮治安。

砲兵旅旅長孫連仲。

機砲混成團團長徐庭瑤。

軍官幹部學校校長陳琢如。

張家口督署的標語

清末民初的張家口，是農業區域的終點，也是遊牧區域的起點，為農業與遊牧兩區交換有無的地方。加以中俄陸路商約，以它為兩國互市之所，光緒二十八年奏開為商埠，許多國通商，中外商賈雲集，所以倍形繁榮。英、美、俄、日各國皆設有領事，成為塞上軍事、政治、經濟的中心。張家口分為上堡和下堡兩個區域，上堡在城內，西北督辦公署等軍政機構及中國人開設的大商店，均在其中。下堡在城外，為平綏鐵路車站及外國商店和遊樂場所之所在。

在這塞上的十里洋場中，馮玉祥仍然本其一貫的勤樸作風，施政治軍。他的督署內部，佈置極為簡單。有些頗具意義的標語，茲擇錄對聯式兩則如下：

(一) 文官不愛錢，又不要怕死；
武官不怕死，更不能愛錢。

(二) 愛國愛民愛己；
去甚去奢去泰。

督署大廳中間，懸掛着五張大照片，正面是國父，左邊是馮玉祥和孫岳，右邊是胡景翼和岳維峻。

胡霖筆下的馮玉祥

當時西北邊疆的轄區內，頓呈一片與昔不同的新氣象。天津大公報社長胡霖(政之)，曾到張家口訪問，寫了一片很詳細的報導，題為「張家口之一日」，刊登於大公報及國聞週報，茲錄之以

見一斑：

「張家口為西北重鎮，自馮玉祥駐節是地，益為世人所注視，京綏道上，政客、軍人，往來絡繹。余為考察實地真相起見，曾於日前作張垣之遊，向政界、軍界、以及社會各方面人物，徵詢一切。歸而紀之，以資爾後之參證。……京綏終完全在馮軍勢力範圍之下，去歲政局改造，茲路恢復原狀最早，車中秩序嚴整，免票亦不甚多。過康莊而後，沿途多為平原沃壤，與津浦道上無大區別。一至張家口，甫下火車，即覺眼簾一新。不持商民攘往熙來，完全太平氣象。且在建橋(按、張之江於十四年夏，派遣兵工建造「羊河鐵橋」，高於河身數丈，連貫火車站與下堡。

修路，隨處皆有淬厲猛進，積極建設之精神。視北京等處暮氣沉沉，苟且度日之形狀，殆若別有天地。該地駐軍雖不少，而行道中從未見遊手閒逛之兵士，或從事操練，或有所工作。兵士對人亦殊和霽，不予人以獷悍凶戾之印象。路中格言絕多，有用木牌黑底白字書就者，有格言外附有圖畫者，其內容或係中外名人言論，或係歷史模範故事，或係馮軍本身事實。察哈爾都統衙門照壁正面，畫一軍隊挖掘鐵道之圖，題曰：『永誌不忘』。附以說明，則民國六年馮玉祥任陸軍第十六混成旅旅長時，討伐復辟之役，在廊房拆毀鐵路之事實也。圖之兩旁綴以聯語，其文曰：『文官不愛錢，又不要怕死』。『武官不怕死，更不能愛錢。』照壁背面則正中畫一國恥地圖，將損失之國土，一一標照明。兩旁聯語為『不早起就是亡國奴』，『用國貨方算真愛國。』各種

格言圖畫，有由警察廳製挂者，有由軍隊辦理者。余在某處軍營附近曾見兩少年軍官，在壁上作斗大字，其文云：『國亡不亡，全看我們努力不努力。』字跡遒勁，非有相當素養者，不辦也。

馮玉祥所居，極簡陋。其會客室一如小講堂，有黑板在焉，蓋馮時於此聚軍官訓話也。室無裝飾，牆壁四週，擺置中外友人照像，亦無像框。平居御普通學生衣，或着工人裝。每日以五時起床，署內辦公人員，概於六時起，來署服務，余晤馮之日，適窗外有數兵士，正在捆紮甘草。馮引吾觀之，謂甫經發現，在張家口不遠之處有甘草地，佔四、五十畝，當派兵一營往掘。甘草為最有用之藥料，產於西北地方，解渴而去毒。馮軍在口外，以此代茶。藥幹粗者，時價在二十元一斤，尋常每斤亦可得十元。今之得者，係以香皂毛巾之類，與土人相易，蓋又一利源也。馮於開發西北，興趣極為濃厚，自謂不日將作包頭寧夏之行云。

馮部軍官，概衣布質軍服，與士兵相等。惟胸綴三角布章，以紅、黃、藍色小星，識別官階。計少將以上者紅色，少校以上者黃色，以下者藍色。因是有名之師，旅長，乍見之亦與軍士無殊。軍中嚴禁嗜好，講運動，體格鍛鍊，當為中國軍隊之冠。旅、團長多能作跑步，與他軍高級軍官之養尊處優者絕不相同。社會各界對馮軍之不擾民一點，蓋已同聲讚誦。所以然者，馮軍每日於操課之外，概有相當工作，身心雙方均無暇逸故也。

馮氏治軍行政，均頗崇尚耶教之精神。其

所辦新村及社會事業，概可表現是項特點。新村者靠近督辦公署，佔地極廣，為馮氏所建築，兵工居三分之二，屋雖不多而堅實精美。內有婦女講習所，高級軍官補習所。內有馬路四條，曰：光明、自由、進步、奮鬥四路。植花木甚多，不類塞北景物。有大講堂一，懸掛孫中山、馮玉祥、胡景翼、孫岳、岳維峻五人肖像。有英文精印之林肯演說詞一幅，又有孫中山、馮玉祥之講演詞數幅，白話軍歌一。重言申誓於軍隊之應當注意民生，勿擾百姓。壁間更釘有中華民國革命軍藝術宣傳組所繪，帝國主義國家侵略弱小民族之圖畫等，令人怵目驚心。正中并掛有馮部軍人歷年戰爭死亡姓名紀念銅牌。講堂之旁有木板貼壁報一種，係白話文用紅黑墨書就，供兵士之閱覽者，每星期一，亦有社說新聞等等。余所見之社說為『關稅自主』，於中國官僚與帝國主義（尤以英國）攻擊甚為痛快。馮軍之政治教育，由此可以概見。講堂兩端有閱報室、閱書室各一，殊為簡單。有兵士數人在內讀書作字，似甚忙碌。此外又有小講堂一，顏曰：『奮鬥齋』。內懸兵法教練圖式多幅，有李烈鈞所書『將門必有將』橫額一。又有『愛國愛民愛己』、『去甚去奢去泰』對聯，亦李烈鈞所書，自署『襲明山人』。此處蓋軍官受課之所，馮氏每日有暇必至新村講演，又常抽調部隊至該處觀操訓話。故所謂新村者，初非商民卜居之所也。馮所辦社會事業，計有救孤院、育嬰院、卹老院、平民醫院、戒烟局，因利局等六所。救孤院收養貧苦孤兒，教以讀書做工，每日工讀各三小時，現有數十人，工

作為織布、造牙膏等六科。孤兒中有於三個月間識字二千以上者。育嬰院有十數人，最小有僅二十餘天者，每一奶母撫育兩孩，人奶不足則以牛奶粉補助之。卹老院中有年逾七十之老人，衣之食之，并有牧師為之說教。院中又有殘廢盲啞，仍量其體力，教以工藝，每日工作四小時，認字二小時，盲人教以點字讀書法，已有五人完全能讀書矣。平民醫院設備頗為應有盡有，惟地方風氣尚未大開，對於西法治療不甚信賴，以故就診者仍不甚多。戒烟局分男女兩所，從前係警察拘送煙犯，嗣以成績甚佳，漸多自動求治者。入局出局，均為拍照，面貌精神，迥不相侔。因男子戒煙得脫，自願將婦女之有嗜好者，送來就治，故專開一局為女子戒煙之所，其事由平民醫院院長兼辦，故事半功倍。因利局則為警察局主辦，對貧苦小民，借本錢使其經營商業。以上六處，除因利局外，余均往參觀，惟覺耶教之慈善精神，充滿院內，此誠西北人民之福音也。

「西北各地，諸待開發，雖起居飲食，遠遜內地之安適，然於練兵辦事，實最為相宜。蓋社會惡習不能誘惑，至少亦可使人不致腐敗。馮之投身於此，固係環境使然，實則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，正惟瘠苦，乃可鍛鍊身心，為創造大事業之基礎。馮之主旨，首重交通，現在由包頭至寧夏，已將通大汽車。西北發展，為望無窮。馮意開墾當與交通并重，惟向來報領荒地，往往大數兜包，事實上圈置不墾。茲擬力堵此弊，務期實行開治。且擬明白規定，墾熟三、五年後，佃戶應分得三份之一，以後每三年分地一次，至第十

年，地主所有雖概被佃戶均分，然地主早已大獲利。此種辦法，蓋與孫中山先生平均地權之意思吻合，於禁止地主壟斷，防弭階級鬥爭，實具苦心。要之，馮之思想，頗受中山著述之影響。馮之抱負，確不在小。然地盤之爭，求進之急，則決非一般軍閥可同日而語。從此專向大處落墨，穩健自重，前途未可限量也。……」

就上述的情形看來，馮玉祥確是在埋頭苦幹，很想有一番作為。如果在和平安定的情形下，假以時日，他不難有所成就。那麼，廣大的西北地區可期開發，重要的西北邊防，也可資鞏固了。不幸國家多故，情勢複雜，北方的敵對各派系，固然不容他從容經營，成為氣候。南方的革命陣營，也對他多所期待和鼓勵。而馮氏本人，亦是野心勃勃，不甘雌伏。為了圖謀自己集團的出路，對國民革命作更大的貢獻，急於打破現狀，追求發展。於是相激相盪，波濤洶湧，不旋踵間，局面就完全改觀了。

馮玉祥四面受敵

民國初年，袁世凱死後的中國局面，可以紛爭混亂四個字加以概括。而敵友離合的變化，更令人目迷五色，無從捉摸。今日為友，明日成敵，昨日為敵，今日成友，今天聯甲以倒乙，明天又聯乙以制甲，翻雲覆雨，變幻難測。北方和南方敵對間固然如此，南北兩方的內部也是一樣。就在這樣的紛爭混亂中，犧牲了不可計數的國力，喪失了至可寶貴的建設國強的機會和歲月。後人研究那一段的歷史，實在不勝扼腕！就北方而言

：從民國九年直皖戰爭，到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的那一段時間，可以說是北洋軍閥自相殘殺的時期，也可以說是他們自取滅亡的時期。民國九年直皖之戰，直奉聯合以倒段，段祺瑞失敗後，又從事聯奉以倒直。此時作為北京政府後台老板的是曹錕和吳佩孚的直系，曹錕賄選，聲名狼藉。吳佩孚驕矜，部眾離異。第二次直奉戰爭，段、張、馮聯合運用，直系一敗塗地。張作霖和馮玉祥，成為北京政府的新後台。奉張正在躊躇滿志之時，楊宇霆、姜登選既在東南被逐，郭松齡復又倒戈，張作霖幾至敗亡。這是馮玉祥、孫傳芳、郭松齡聯合行動所使然。迨奉張轉危為安，吳佩孚東山再起，又變成直奉復合，聯合對馮，馮玉祥又陷於四面楚歌。

十四年春間，張作霖回東北，馮玉祥到張家口，雙方情勢，暫告和緩。但是張對馮始終不懷好心，馮對張亦然。馮部雖掩有京畿、察、綏，却無出海通路。察綏荒漠貧瘠，也無法養大軍。而在戰略形勢上陷於大包围的內線中，需要大辦法才能突破。所以雙方表面平靜，惡潮暗伏。是年八月，北京政府在奉系壓迫下，於廿九日發表楊宇霆為江蘇軍務督辦，姜登選為安徽軍務督辦，使得奉軍勢力，更向東南深入。為了安撫國民軍，俾兩大勢力趨於平衡，也同時任命馮玉祥為甘肅軍務督辦（馮未到甘就職，派劉郁芬為國民軍駐甘總指揮，由綏入甘，代理督辦職務），孫岳為陝西軍務督辦，由豫入陝。使西北邊防督辦的轄境，擴展至察、綏、陝、甘（那時寧夏和青海，尚未設省，均屬於甘肅省。）的廣大地區，

馮玉祥成為名實相符的大西北的邊防負責者。不過陝甘并未打通，河南也不穩定，國民軍一、二、三軍在西北尚未能打成一片。馮氏為了打開局面，求生存，求發展，有其對內對外的雙重目標。對外爭取蘇俄援助，留待以後再說。對內則以打倒張作霖為第一優先。因為湖北的蕭耀南，為了保持地盤和權位，偏向保守，對他的老長官吳佩孚，并不積極支持。吳氏棲遲岳陽，嘯傲湖山，無兵無地，一時難有什麼作為。奉張勢力膨脹甚大，對自已構成嚴重危害，必須先謀消除。

馮的反奉大戰略，一方面聯絡孫傳芳，一方面結合郭松齡，南北并起，從長江到黃河，從關內到關外，想一舉而打垮奉張。馮氏為了鬆弛奉張的戒心和敵意，將他的總部移往包頭，表示向西發展，無意在中原逐鹿。他密派代表包世傑、段雨村，先後到杭州跟孫傳芳接頭。孫表示的很痛快，他說：「楊宇霆頭大腳小，一付站不住的相貌，如何能遠征封疆？奉軍大部不敢南下，現在從徐州到上海，僅有兩師兵。而蘇、皖之交，白寶山、陳調元等部，都答應助我驅馮，一經發動，不難將其驅逐。」於是雙方約定，孫傳芳自浙出兵後，國民二軍由河南攻山東，馮部取直隸，郭松齡回師出關。此一幾面發起的大行動，如果能順利進行，則張作霖的命運，就非常黯淡，很可能跟一年前曹錕、吳佩孚一樣，歸於失敗。不料馮、孫諸人的聯合陣線并不堅強，行動也未趨一致，因而未能達成預定的目標。首先是孫傳芳得到江蘇以後，頓兵徐州，不再前進，與山東的張宗昌締和罷兵。使張宗昌得以回師濟南

，擊退國民二軍的進攻。其次是郭松齡起兵之後，馮軍與李景林先和後戰，相持於天津，不能赴援，而郭又很快的敗亡。第三是吳佩孚東山再起，收蕭耀南之兵，由鄂、魯兩面，進入河南，國民二軍全部潰散。第四是李景林在天津失敗後，聯合張宗昌，重組直魯聯軍，回撲天津。而張宗昌又搭上了吳佩孚的線，促成直奉復合。由張、馮聯合討吳，一變而為吳、張聯合討馮。孫傳芳也響應吳佩孚的結束對奉戰爭。於是馮玉祥陷於完全孤立，四面受敵了。

孫傳芳自南方逐奉

孫傳芳驅逐奉軍之戰，進展的特別迅速。他於十月八日在杭州召開秘密會議，協議反奉，有關各方，均有代表參加。當晚又召集他的將領，開秘密軍事會議，商討作戰計劃。決定兵分五路，進攻上海、南京。孫用兵以迅速機密見稱，他十日下午令動員，不到五天，全部便開到前線。出動前他曾作豪語，預定一個禮拜，打入南京。他於十五日自封為「浙閩蘇贛皖聯軍總司令」，此為五省聯軍之由來。十六日發表討奉通電，吳佩孚立即覆電響應。奉方楊宇霆早於十四日即已下令駐在上海的奉軍第二十師邢士廉部，即行撤退，十五日邢部撤退完畢，孫軍當晚進入上海。各路繼續向南京前進，二十一日晨進入南京，確沒有超過孫傳芳預定的一個禮拜。這雖然達到勝利的目標，却不是作戰獲得的結果，而是出於奉軍的急退。因為楊宇霆和姜登選，於十五日在南京召開軍事會議，認為奉軍孤軍深入，在蘇皖兩者

形勢不利，又對北方的馮玉祥有所顧慮，所以決定全師而退，不在蘇皖地區作戰。駐在寧滬路及津浦路南段的奉軍第二十師、第八師、第三十一混成旅，都急急北撤。表面上宣稱是採取和平路線，實際上是縮短戰線，集中兵力。楊宇霆乘軍北行，二十二日傍晚專車回到瀋陽。張作霖當夜舉行緊急軍事會議，決定派四個師另兩個混成旅入關，堅守京奉、津浦兩線。以張宗昌為直魯蘇皖防禦總司令，姜登選為前敵總指揮，據守徐州及其外圍各地。張宗昌於十月二十一日在徐州就任新職，編所部為七個軍，總兵力十二萬人，準備固守。孫傳芳區分所部為中、東、西三路，分向徐州、宿遷及永城推進。張宗昌對此三路之敵，最初採取守勢，以後改取攻勢，佔領海州、宿遷，圍攻清江浦，雙方力戰，互有勝負。十一月初，任橋劇戰，張部白俄兵團覆沒，第二軍軍長施從濱被俘，奉軍全線潰敗。張宗昌於十一月七日放棄徐州，率領主力退往山東，一部由海州登船撤往青島。自十月十日孫傳芳由浙發兵，為時不及一月，全部戰事，即告結束。孫傳芳旋即進駐徐州，與張宗昌議和罷兵。

在戰事進行期間，張作霖始終擺出和平面孔。十九日他曾電段祺瑞：「霖為國家大局計，力戒所部節節退讓，悉本鈞座和平為國主旨。」同時派郭瀛洲持函赴包頭晤馮玉祥，表示修好。函中大意：「往年同討曹吳，急圖罷兵，餘孽未清，為功不卒。今孫傳芳已發難，吳佩孚將報仇，仍願同心定難，唯力是視。」

馮玉祥的表現極端冷靜，力戒部下不許妄議

時局。同時召集國民一、二、三軍高級將領開會，決定對時局不表示態度，採取坐山觀虎鬥的立場，宣稱中立。馮接到郭瀛洲帶來張作霖的信件，曾覆一電：「惟盼和平救國，中原之事，祈先努力，敝部在京，可歸兄調遣。」雙方已萌殺機，而由此等虛偽的表示和往來，可見從事政治活動的人，很難有表裏一致的。馮氏此時所以這樣持重觀望，蓋對孫傳芳的北進，國民二軍的入魯，以及郭松齡的回師，皆有所期待。在孫部領兵不進，二軍攻魯無功和郭部尚無行動之前，他不敢冒然從事的。

於此附帶一提的，張宗昌部軍長施從濱被俘後，孫傳芳將其任蚌埠處決。三年後，孫氏失敗，寓居天津，禮佛修悔。抗戰前夕，日本軍閥謀我甚急，多方策動華北「特殊化」。對於在野的大小軍頭，皆欲煽動利用，孫傳芳也為其中的目標之一。施從濱的女兒施劍翹，經過某方關係的運用，以愛國志士的身份，刺殺孫於天津居士林的佛堂，揚言係為父報仇。施女自首繫獄，曾作絕句示志，有「劍翹求死不求仙」之句，傳誦一時。蓋國人當時仇日情緒甚烈，對於施劍翹的孝義行為，深致同情。施女旋蒙政府特赦，恢復自由。

郭松齡申討張作霖

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奉系大將郭松齡，突然在冀東灤州，發出通電，申討張作霖。即於二十三日率領大軍向奉天回師，到了十二月二十三日晨二時，郭松齡在瀋陽附近的遼中縣境，兵

敗遭俘，被張作霖下令槍決。這一突然而起倏然而息的戰事，其過程頗為曲折。

首先要說明他對張作霖倒戈的原因。

第一次直奉戰爭奉軍失敗後，張作霖認為他的老部隊、老將領、老武器、老戰法，都不能適應當時時代的作戰要求。乃在瀋陽設立陸軍整理處，以孫烈臣為總監，張作相、姜登選分任副監。張學良為參謀長，負責實際責任，埋頭整練軍隊。并充實東北講武堂和兵工廠，以重金禮聘專門人才，從事幹部培養與新武器的製造。郭松齡是張學良的副手，張對郭信任逾常。郭係陸軍大學畢業，以前曾留日研習軍事，在當時的東北軍將領中，算是具有較新軍事素養的一位。所以整軍工作，郭便負有主要責任，握有較大權力。因為他的才華和工作績效均很卓越，張作霖對郭便逐漸寵信，成為後起竄紅驍頭角的新人物。第二次直奉戰前，張學良、郭松齡、李景林、張宗昌，成為奉軍新起的四大金剛。他們共同向張作霖表示，此番入關討直，戮力作戰，只求勝利，不爭權位和地盤。迨戰爭勝利後，奉軍得到直、魯、皖、蘇四省，張作霖對於這幾省的督軍人選，曾作慎重考慮。他有一個前提，就是不讓他的老將領出馬，以免發生不良影響。郭松齡對此曾提出意見，直隸是首省，應以張學良任督辦，控制京輔，屏障遼東。李景林調山東，姜登選督安徽。江蘇督辦則由張宗昌担任，因張非奉軍正統，他的部隊雖然份子複雜，但却能打仗。而且張與江蘇有淵源（按，辛亥革命時，張在上海陳其美部下任團長。以後馮國璋開府南京，張任馮的副

官長。由他遠征深入，比較適當。就當時的局勢分析，此一主張頗有見地。但因郭係後起，且與楊宇霆、姜登選等有派系傾軋之爭，所以未為張作霖接受。迨上述軍務督辦陸續發表之後，郭松齡連一個熱河都統也沒得到，心中頗為不快。他對楊宇霆督蘇，尤致不滿，曾對人說：「搖羽毛扇子的軍師，跑到第一線去擋頭陣，這不知是什麼安排？」後來楊宇霆喪師失地，回到瀋陽，張作霖仍任他為總參議，信任不衰，大權在握。郭松齡認為功過賞罰，太不公平，更加深了反感。於是便和馮玉祥秘密聯絡，共同倒張。

郭馮之間結盟經緯

有人說，郭松齡反張，是受了馮玉祥的鼓動，這大概是不確實的。因為馮與郭無淵源，郭是張作霖的紅人，馮如何敢冒然去拉他。只是在郭主動提出時，正值馮感受奉軍的強大壓力，亟圖設法突破，所以就一拍即合。據說郭和馮結盟，共有兩條線索。其一是郭妻和馮妻李德全是北京貝滿女中的同學，這一機密大事，就由她兩人內線奔走。其二是十四年秋天，日本舉行秋操，邀請奉軍和國民軍派員參觀。奉軍由郭松齡領隊，馮軍由韓復榘領隊，雙方同住一處，接觸頻繁。郭向韓透露奉軍將進攻馮軍，他極不贊成，并提出合作倒張的意見。恰好此時奉軍撤離皖、蘇，張作霖決定對國民軍用兵，急電召郭回瀋與議，并囑速往天津，準備行動。郭到天津後，稱病住進醫院，暗中與馮玉祥加緊連絡。馮在包頭得到韓復榘回來報告在日與郭接觸的情形後，認為事

關重大，恐郭有詐。便派韓到天津晤郭，請其寫一親筆文件，派親信人員送包面商。郭乃派秘書李翥三和他的三弟郭大鳴，攜帶親筆文件，偕同韓復榘到包頭見馮。郭提出的密約中，以馮為甲方，郭為乙方，李景林為丙方，甲乙兩方簽字即為有效。其內容如次：

- (一)張作霖勾結日本帝國主義，擅訂禍國條約，圖進攻國民軍，郭松齡誓死反對。(按：張與日本并未訂約，此處是虛構的。)
- (二)奉軍進攻國民軍時，郭軍即倒戈相向，同攻奉天。
- (三)郭部出關後，專門建設東北，決不與開關內之事。

(四)直隸熱河劃歸李景林。

馮玉祥看罷加了一條，郭的軍隊統稱東北國民軍。然後就在密約上簽字，即日生效。這是十一月中旬的事。

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著

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穿線平裝
定價伍拾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
，附郵票伍拾元寄中外雜誌社，立
即按址寄書(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
陸元)

顧客至上服務第一的 第一商業銀行

- 創立七十七年，分支單位一百多處，國外通匯銀行七百餘家。
- 總行：台北市漢口街一段三號
- 電話：三六一—九六一—(三十線)
- 首創全省收付存款，首創中小企業服務中心，首先實施櫃員制度。
- 經營全部銀行業務：
- 存款、放款、匯兌、外匯、倉庫、證券經紀商及各種代理業務等。
- 特設的存款服務：
- △全省收付存款：憑一本存摺、印章及簽章卡，便可在全省任何分行存款及取款。
- △一銀升學存款：利息最優厚，儲備子女升學費用最便利。
- △一銀住者有屋存放款：憑存款金額貸放數倍的建屋購屋資金，實現住者有屋的理想。
- △一銀分期攤還貸款：利用購買各種貴重生活用具，既方便，負擔又輕。
- △一銀納稅儲蓄存款：歡迎公司及個人開戶，便利納稅，其利息所得享受免稅。
- △進口機器外幣貸款：向國外訂購機器以擴充或更新設備，可利用本項貸款，期限較長，利息低。
- △一銀可轉讓定期存單：分為記名式與無記名式，可自由轉讓流通，便利工商企業短期資金之運用。
- △一銀綜合存款：將活期存款、定期存款及借款綜合納入一個帳戶，可憑一本存摺隨時存取、借款。
- 特設票據就地託收業務：在外埠收受客票，可將當地付款之七天內到期票據委託當地聯行代收，票款收妥後，逕行劃撥原始存款行委託人戶內。